故乡的枣树

□迟焕东

很喜欢王维的一首《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梁实秋先生评价说,凡是有过羁旅经验的人,谁不惦念其家园中的一草一木,人情所系,千古无殊。我深有同感。在故乡的小院里,就有一棵让我时常惦念的大枣树,它如同我的家人一样,让我感到亲切、温暖。

从记事起,大枣树就静立在院子的东南角,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枝叶繁茂时,树冠可以荫盖30多平方米的小院,最顶端的枝干比房顶还高出不少。它就像小院的“守护神”,守护着院中的花草虫鱼和一家老小。

爷爷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喜欢莳弄花草。小院以大枣树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用水泥砌起来,放着仙人掌、珊瑚豆、茉莉花等盆栽花,西南角是一口半米高的大水缸,缸里养着几条一拃长的鲫鱼,悠游水底、闲适自在。农村是不会养观赏鱼的,养什么鱼全看河里能逮到哪种鱼。东侧则保留泥地,去沙河里推一车细沙薄薄地铺上一层,北边种了一株玉兰,南侧有一棵香椿,中间栽一些夹竹桃、栀子花等,加上居中的大枣树,整个小院高低错落、相映成趣。

天朗气清时,大枣树为院中的生灵洒下一片斑驳的暖阳;暴风骤雨时,大枣树又为院中的每一位成员遮风挡雨。一年四季,大枣树用它的嫩叶、细花、硕果、虬枝,撑起了小院的生机勃勃和秋收冬藏。

人最朴素的情感往往与吃有关。我与大枣树的情感建立,最初也是因为它结的枣既大又脆且甜。

秋天的小院满是收获的氛围。院里有一眼水井,再加上爷爷勤于施肥、管理得法,十月的大枣树总是“丰满”得让人喜笑颜开。小院的南侧是个平台,它的很多枝干都伸展到了平台上,这便成了摘枣的最佳位置。从那些面向阳光的枣刚刚“羞红了脸”开始,我每天上平台摘几个吃。枣子“咔嚓”一声在嘴里绽开,丰富的汁水和鲜香便充盈口中,可惜脆有余而甜不足。再过十天八天,平台上的枣就个个变得半红半青了,“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时枣子已经有八九分甜,完全可以每天摘两把吃了。

我家的枣是椭圆形的,如今已很少见这个品种了,最大的有土鸡蛋那么大,小的也有鹌鹑蛋大小。刚成熟的枣,个个饱满多汁,脆甜相宜,在全村出了名的好吃。去同学家玩时,我总会装两兜枣。每年也总有人到我家剪枣树枝回去嫁接。大舅家后院有一棵小枣树,当年也嫁接过我家的枣树枝。

待到树上的枣大面积成熟时,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已经吃不迭了,奶奶会让我和爸爸打下一些来拿到集市上卖掉。最后剩下半树枣,会一次性全打下来,放在平台上晒成干枣,留着过年做枣饽饽。

说到打枣,我最起劲了。因为大部分枣很高,站在地上或平台上拿着竹竿也够不到,而十来岁的我最适合爬树,所以这个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用双臂搂着大枣树粗糙的主干,双腿先盘在下面做支撑,双臂尽力往上伸。胳膊固定好之后下半身再往上缩,像毛毛虫一样爬到大枣树的第一个分叉处,用双手攀住分叉,脚交替着蹬树干,向左侧一个翻身,就骑在了树杈上。接着我又小心翼翼地爬到树梢三分之一处的三杈枝上,这里正适合我倚住站着打枣。

此时,我并不着急要竹竿,而是对下面的爷爷和爸爸说:“把床单拉起来吧。”于是,一张连缀而成的超大花布床单在树下铺展开来。我攀住左右两个粗枝,使尽浑身力气摇晃,成熟的枣子便如雨点般“噼里啪啦”坠落。那一刻,我如同一只欢乐的小鸟,无比畅快。摇到只有零星的枣落地时,我已微微出汗,再用竹竿敲打,又是一阵“噼里啪啦”,时不时会夹杂着下面人的“哎哟”声,整个小院里满是欢声笑语。

那大概是我年少时对收获最具象的感受吧。后来不论是去外地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大枣树都是我心头的一份牵挂。

小院逐渐荒芜,大概是从爷爷生病后搬到城里住开始的。次年春天,刚做完手术的爷爷还短暂地搬回小院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雨后的清晨,阳光明媚,经过一夜风雨洗礼,小院落了一地嫩黄细碎的枣花,香气扑鼻。在屋檐下筑了巢的燕子,此时也在大枣树的枝丫间欢快地“讨论”着什么。那一瞬,久违的祥和又重新回到小院,我甚至觉得那个健康、开朗、慈祥的爷爷也回来了。然而那只是我的美好愿望罢了,大枣树和小院终究没能留住爷爷。

今年又回到家乡,为爷爷奶奶立碑。再见大枣树,它早已不复昔日的风采,因为生病,它被锯掉了三分之二的枝干,只剩下朝南的两个粗枝还在苦苦支撑。小院也已破败不堪。睹物思人,可惜物不是,人已非,徒生几分悲凉。

庆云,纵我闲情任去留

□苏里

庆云,是我的故乡德州下辖的一个小城,此前,大半生过去了,我都未曾踏入过这个地方。缘由说来也有些矫情,我是个从小喜欢在故事里想象一切,更习惯在文字里构建画面的人,于是,庆云因为名字美好而富有诗意就越发珍贵起来;也是因为庆云有个金山寺,会让我想起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夫,水浪滔天败于法海被镇于雷峰塔下的故事。幼时的心对法海充满了畏惧和愤懑,对白娘子也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她那么美,怕的是她毕竟是蛇修炼而成。虽然随着年岁渐长,知道此金山寺非彼金山寺,对白娘子、法海、许仙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但对金山寺和塔的敬畏,却一直都在。每每回故乡,有亲朋提议去庆云转转吧,那小城可得劲、那金山寺忒大忒好,我却总是近乡情怯,屡不成行。

机缘巧合,今年我跟随几位朋友一起来到庆云,一是拜访朋友,二是看看庆云的投资环境。有时不得不说,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冥冥中都有定数。在能够理解“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况味的年岁,我来到了词人李之仪的家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正是枣花盛开的时节。枣花不起眼,味道也不沁人心脾,却自有一种姿态和气味。它质朴无华却敦厚亲切,亦如这小城的气质。庆云不仅仅是“邑民以莳枣为业,青畴绿野,弥望尽是枣林”,而且闻名全国的千古老枣树,就生长在庆云县后张乡的周尹村。哦,我真是孤陋寡闻了。从小我便知道乐陵是金丝小枣的原乡,却不知道庆云与乐陵毗邻,枣也是同样的有名。惊讶之余没来由地浮现出鲁迅先生的“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同时,我也想到爷爷家的院子里也有两棵枣树,一棵在东屋窗外,一棵在西屋窗外。枣子红了,我攀爬上粗大的树枝摘枣子,给母亲做醉枣。一枚枚香甜的枣子被母亲抹上白酒,封于坛中,坛盖用黄泥糊上,等待数日,那浓浓的酒香混合着清甜的枣香,真是醉了啊。这就是童年的味道,就是对故乡的念想吧。

庆云的金山寺,我终于来了。在心里描摹了无数遍的金山寺,除了比想象的更宏伟、更阔达外,别无二致。蓝天在这一方土地上似乎变得辽阔悠远。这里的人间烟火气也让人感动。寻常百姓供奉的一枝花、三个苹果,亦或是家里的好玩器,善男信女来来去去的背影,都很迷人。

庆云古风盎然。相传,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就在金山寺里成长、学佛。寺院里的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贵宾楼这些建筑尤为珍贵,是千年积淀的气象,是古城庆云的气象。胸怀壮阔、海纳百川的佛像仿佛带着使命而立,用慈悲和包容与岁月博弈;萦绕耳畔的经声佛号会带着人进入到天知、地知、佛知、庆云知、我知的境界里。那座万佛寺让我仰望许久,眼睛有些潮湿,也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让人的灵魂有所皈依。从金山寺走出来,我看到同伴的脸上都显现出一种柔美的光泽,淡定、祥和、温暖,好像汲取了力量。寺院中有一条古街,如时光穿越,只是我想象不出千年前的繁华,只能感受到今日的庆云,温暖安逸。就像这古街的店铺,人来了又去了,静谧中有烟火,烟火中有古韵。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美食地图,庆云也不例外。作为一名资深吃货,到处溜达的目的之一就是吃口好的。庆云和我的家乡陵县一样,菜肴以咸香取胜。炒鸡炖肉加上八大碗,主食菜盒子、签子馒头、疙瘩汤,让朋友们吃得酣畅淋漓。有一道菜,出乎意料得好,就是烤乳鸽。也许是因为鸽子吃的是鲁西北大地上的粮食,吹的是河北的风,沐的是滨州的雨,所以肉质鲜嫩?也许是枣树枝烤的,所以格外香?不得而知。庆云的烤乳鸽颜色棕红,油亮油亮的,外酥里嫩,皮在嘴里,碰牙即碎,鸽肉细腻鲜嫩,咀嚼有些许爆汁之感。这道菜真对得起乳鸽的名字啊。

就像每一个人心中住着不一样的星辰大海,来过庆云的人心里会有不一样的小城模样,但是人的一生一定有一个地方,和那一方生养她的土地,有着剪不断理不清的深深情愫。每一位远离故乡的人,都会把童年记忆深处的精神光环,酿成一道白月光。我的白月光里一定聚拢了庆云的影子。有人说,爱上一个人才会爱上一座城,我想这是一篇小说;有人说,因为美食而喜欢一座城市,我想那是一篇散文;而因为一个名字就想念一座城,便是诗歌。

而我喜欢庆云,不独因为它是故乡,还因为那朝圣般的情感,需要一生来抒写。好在来日方长,特别是枣子熟了的时候,特别是鸽飞蓝天的时候。

凝视·隐藏的风景

——王聪作品的艺术解码

□徐东晓

在艺术的旷野上,王聪像个执着的追光者,总爱往高地一站,眉头轻锁,静静地凝视眼前的风景。他在等,等一束光骤然闪过,将眼前的景致拓印进脑海,化作挥之不去的画面。这光,不只是自然光线的物理投射,更像一把钥匙,打开现实与精神交融的秘匣,让风景挣脱肉眼所见的形态,在他的艺术宇宙里破碎、重组,成为盛满情绪与灵魂的独特存在。

凝视:一场灵魂与光的缠绵共舞

王聪的“凝视”,是带着温度与思索的深度对话。他立于高地,目光穿越光线编织的独特维度,落在风景上时,那些景色便不再是冷冰冰的视觉客体。光线像细密的针脚,将他的情绪、氛围一点点缝进风景的肌理,让原本的形状、颜色悄然蜕变,连“初衷”都染上了灵魂的色泽。

这场景,倒让我想起印象派画家追逐光线的模样,可王聪走得更远。印象派捕捉光线塑造的具象美,他却让光线成为叩开精神世界的门环,把现实风景熬成脑海里化不开的浓汤。在艺术创作中,“凝视”是许多创作者采集灵感的方式之一,可王聪的凝视,就像给灵魂装了高清镜头,让主观精神深度介入风景重塑,每幅作品都是灵魂凝视后吐出的私语,带着独属于他的温热与震颤。

隐藏的风景:具象与抽象的梦幻拼图

王聪笔下的“隐藏的风景”,像一组组待解的视觉密码,裹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外衣里,却牢牢扎根于凝视现实的土壤中。那些混沌的色彩、自由的笔触,都是解锁隐藏风景的密钥。

(一)色彩:情绪的具象化符号

在色彩运用上,王聪像个情绪调酒师。黑白色调的作品,是当代水墨的抽象变奏,墨色浓淡间,铺出简洁又满是层次的视觉天地。这是东方写意精神在当代的轻吟。水墨韵味与留白智慧,让画面漾着“言有尽意无穷”的涟漪。墨色深浅,成了深夜未眠的思绪,在黑白里悄然漫溢。

多彩画作则是情绪的狂欢派对,红、绿、蓝、紫不管不顾地撞在一起,看似毫无章法,实则是他对色彩感知的肆意撒野。这些色彩像从灵魂里蹦出的火花,把自然万象拆成纯粹的色彩符号,再重新拼贴。好似把四季风景的色彩精魂,一股脑地倒进画布,让观者在视觉冲击里,摸到生命热烈又多元的质地。

(二)形式:挣脱枷锁的自由狂想

在形式构成上,王聪挣脱了具象写实的枷锁,在自由里撒欢。大块的色彩晕染,造出朦胧虚幻的氛围,像在雾里看风景,又像情绪投在画布上的模糊影子。这晕染不是失误,是他刻意编织的精神迷雾,把观者拽进情绪的迷宫,逼着人去探寻色彩背后的灵魂絮语。

那些随性的线条、斑点,像疯长的藤蔓,又像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把规整的秩序撞得七零八落,透着创作的随性与偶然。这让我想到波洛克的行动绘画,把创作过程变成艺术本身。王聪笔下随性的笔触、流淌的色彩,正是他情感奔涌的轨迹。他把熟悉的技巧扭成陌生的模样,不是否定技巧,而是拆了传统艺术的框架,让艺术回归最本真的样子——不为具象所困,只传递主观体验与精神世界。

风格溯源:东西方艺术的灵魂拥抱

王聪的作品,能清晰瞧见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子,强调自我表达,把创作时的情感喷薄,化作画布上的色彩风暴。他像艺术世界的“行动派”,用色彩和笔触写灵魂的诗,每一笔都是情感迸发,每块色彩都是精神印章,和波洛克们的创作理念遥相呼应,把创作行为熬成艺术的核心。

东方写意精神同时也深深地渗进了他的作品,尤其是黑白色调里,水墨韵味与留白智慧,是东方艺术千年沉淀的美学基因。这种融合不是生硬的嫁接,而是灵魂深处的共振。王聪长在东方文化的水土里,对水墨意境的理解早就融进了血脉,用当代语言诠释风景时,东方写意自然渗透,让作品既有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热烈自由,又有东方艺术的含蓄深邃,给当代艺术的跨文化表达,添了一份独特的浪漫。

作品价值:叩开精神世界的秘窗

当下的艺术生态里,具象艺术仍是视觉传播的主流。王聪的抽象作品,像一扇扇通往主观精神世界的秘窗。他逼着观者放下对“像什么”的执念,别再死磕画面里的现实对应物,转而去触摸色彩、线条、形态背后的情绪与思想。

这是对现代艺术“自我表达”与“观者参与”的精彩诠释。创作者把灵魂揉进作品,完成深度的自我表达;观者解读时,得调动艺术联想与情感共鸣,填补抽象语言的空白,成了创作的参与者。在混沌与秩序、具象与抽象的边界徘徊,王聪的作品探寻着艺术最本真的魅力,让我们看见艺术跳出现实表象,直抵精神内核,在灵魂的凝视与对话里,拓宽艺术的边界,也拓宽人类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路径。

王聪的艺术创作,是一场关于凝视与重塑、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奇妙实验。他用独特的“凝视”捕捉隐藏的风景,以抽象的语言解码灵魂的情绪,在艺术的道路上,拒绝“成熟”的刻板标准,守着灵魂与艺术共生的初心。就像他对“成熟”的追问,艺术本就没有固定的成熟模样,只要作品里住着灵魂,就是最动人的艺术姿态。他的作品,是艺术旷野里独特的路标,正在等更多的心灵来凝视,解码色彩与线条背后的灵魂私语,在艺术共鸣里,感受人类精神世界的辽阔与深邃。

党旗红

□王坤

有一种腾飞叫中国龙
有一种颜色叫中国红
有一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
担当起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的指路明灯

党旗红似火
她寓意着生命力的旺盛
党旗美如画
映红江山披锦绣
她是用无数革命
先烈的鲜血染红

心系工农大众
擦亮镰刀锤头
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
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昭告于天下
铭刻在心中

爬雪山过草地
革命理想高于天
头可断血可流
信仰信念不能丢
打豺狼救民族
成为全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搞开放奔小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走越光明

走好新的赶考路
不当李自成
敢于自我革命自我净化
坚决铲除滋生在身上
的腐败毒瘤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看着北斗不迷路
跟着党走会幸福
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凝聚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去进行强国建设的新长征

阅读的时光

□赖玉华

周末的午后,阳光慵懒地照射在书桌上,这个时间点恰是我喜欢的、沉浸式阅读的好时光。

我在散文集《听蓝》的扉页间穿行,宛若行走在暮色四合时的江南小巷。富有诗意的书名令人想入非非,仿佛看到了青石板、白墙黛瓦、摇曳的花木被染成了深浅不一的蓝调调儿。

作者桑溪的文字恰似这柔和的光影,温柔而深邃,以“草木记”“字里行间”“履痕”“那城那山”“时光”五辑构建起一座文学园林,让读者在喧嚣的时光里重拾生命的体验。

“听蓝”这个名字本身便充满了诗意的隐喻,在作者桑溪的笔下更是有了多重意蕴。在“履痕”中,《中国蓝》一文书写了作者的一些模糊的记忆,带着这些沉稳的色彩,编织出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中的蓝。蓝在这里成了生命的容器,承载着作者对纯净文化的隐喻。

我想,作者应是位爱花的女子,内心肯定有个浪漫的小情调,不然也不会把“草木记”放在首辑,并赋予那些花木生命的意义。那些芒草、石蒜花、兰花的花开花落,暗藏了作者的深情。

书中的墨香一次次俘获我的眼眸,让我忍不住在“字里行间”寻觅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在文字中捕捉读书的快乐。

作者的眼界是开阔的,“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我随着文字的山水穿越时空,漫步“石榴之城”格拉纳达、“门槛”之城布拉格、“猫的城”的伊斯坦布尔、四季如春的昆明、雨中的周庄,跟着作者隔着时空与大师对话。音乐、文字无国界,让我们一起走进文学艺术的殿堂,去拜读、去聆听!水需要流动,人需要走动。走出去,多体验、多见识,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见证自己的蜕变,遇见更好的自己。

作家的心中往往怀有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桑溪亦是如此。我随着她的文字一步一景地游览着我们的仙境烟台。所城里的一处处老房子,朝阳街上的异国风情,张裕的百年酒香,昆嵛山的山花烂漫,作者听从内心的召唤,书写着对生活、对自然、对人生的思索与感知。

人间有味是清欢。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位真诚的守望者。当合上这本靛蓝封面的散文集,窗外的城市也沉入夜色。那些草木的呼吸、古城的呢喃、时光的涟漪,依然在我的潜意识中荡漾……

小暑解暑

□徐菁涵

时逢七月,日光倾城,田间暑气蒸腾,万物茁壮成长,长夏自此而盛。

“碧空暑气暄,清风扇底徊。”小暑入伏,热气喧腾,人道凉字难求,扇底的徐徐微风,摇出了整个夏天。心有清凉,迎夏生长。蝉鸣山海,夏令悠长。万物荣华,十里荷香。最忆田间垄上,农人捧来新米,唇齿间,啖一季粮食特有的醇美甘香。造物馈赠,暑热不负。身携流云,青黛染衣。浅握清风,小暑吉祥。

“竹床藤簟晚凉天,卧看星河小院偏。”躺在爷爷的小院里,水缸里漂着爷爷放进去的西瓜。耳边“断续蝉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在悠悠诗境中,且等露红烟绿,风起雨落;且等流萤提灯,栀子飘香;且等满天星斗,沉李浮瓜。

夏天最少不了的当然是冰棍。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咏酥》里描述:“似腻还成爽,才凝又似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销。”

白居易的樱桃酸奶很有现在奶皮子酸奶的风韵:“荧惑晶华赤,醍醐气味真。”在樱桃上浇上甜美的乳酪与蔗浆,再用小匙舀食。“拨醅争绿醋,卧酪待朱樱。”乳酪与樱桃搭配后的美妙滋味,绕舌三日,余味不绝。

最绝的还是唐代冰淇淋“酥山”。王泠然在《苏合山赋》中对酥山进行了描述:“素手淋沥而象起,玄冬涸冱而体成。”那入口即化、冰凉绵密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但最传统的消暑饮料,还得是那一碗酸梅汤。“铜碗声声街里唤. 一瓯冰水和梅汤”,写的就是街头小巷的酸梅汤。酸梅汤是我国古老的传统饮料。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的“卤梅水”可以说是酸梅汤的雏形。如今的酸梅汤已走进寻常百姓家,也曾是我夏天最期待的饮品。

奶奶笑称自己传承的是清朝御膳房为皇帝定制酸梅汤的秘法,配料一共八种,缺一不可:山楂、玫瑰茄、乌梅、烟熏乌梅、橘皮、桂花、乌枣、甘草。奶奶用了两种乌梅,就是为了那一点烟熏的味道,因为那才是最正宗的。奶奶用的是砂锅,她说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铁锅之类的,会有铁腥味,而且汤色很容易发黑。她用的水是爷爷去山上打的山泉水。最关键的是,桂花一定要关火以后再放,不然香气就全跑没了。

梁实秋说,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徐凌霄也曾在《旧都百话》中说: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的木檐横额。

一碗酸梅汤,喝出了生活的小确幸。原来,生活虽平常却不单调,纵朴实亦有美好。“小暑啜瓜瓤。粗葛衣裳。炎蒸窗牖气初刚。无计遣兹长昼也,茗碗炉香。”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小暑蕴含的是寻常生活中的炽热之情,是积极向上的一股澎湃活力,是有限生活空间里蒸腾出的无限热情。

太阳的火热,大雨的酣畅,湿漉漉的空气,让生命根本没有时间摇摇晃晃。不羁的、狂妄的,小暑的夜帮你自洽;迷惘的、失落的,小暑的风帮你通达;滚烫的、火辣的,小暑的夏帮你升华。

终于知道:唯有热爱无法冰镇,唯有炽热无法冷藏,唯有向上无法降温。生命在炎热的季节里依然顽强,梦想依旧滚烫。这个七月,去见山、见海、见世界,允许自己活成创作中的水墨画,留白处皆是蓬勃生长的可能。岁月从不荒芜热爱和生生不息的自己。

小暑,如花在野,温柔热烈。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